

進入大學

回憶我的一生裏，受教育沒有離開過交通系統。我的中學是扶輪中學，鐵道部立的。天津扶輪中學是一個有名的學校。不用說別的，兩座巍峨的四層大樓是用唐山的石灰石，一塊一塊砌成的，一火車一火車的石塊由唐山運來，沒有點資本的商家，想都不用想，這說明了鐵道部的力量。我還記得，那個時候上大街去官銀號回來雇人力車，只要你說石頭樓，沒有不知道的，簡直不要說河北五馬路北頭扶輪中學。說起學校裏面，學生四人一間寢室，鋼絲床，另外還有自修室，每人一個桌子，廁所是抽水馬桶，淋浴、盆浴都有。教室的桌椅是由美國運來的，木頭是一小塊一小塊拼湊而成，據說絕對不會走樣退色。說起學制來，那時仍是舊制中學，四年畢業，但是扶輪中學三年級時分科爲商、文、理三科，等於是 College，所以扶輪中學的英文名是 Fu Lun College。

我在理科畢業的時候是民國十三年，當時我們理科有十一人投考大學。我們理科的科主任是學化學的，那古老的圖書館；室內中間天花板上掛了一個煤油大花燈。宿舍附近花木佈置有序，真是個理想的讀書所在。當然我們也參加了北洋的入學考試，不幸只取了五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的家在熱河朝陽縣回家要坐京奉鐵路火車到山海關外的錦州站下車，然後再騎馬回家。不用說家裡很早就派人在錦州等候我們。還有一百一十里的路程，起碼要二天的時間，交通非常不便，所以我考大學，只稟明了我的伯父和我的母親。我住在扶輪中學的寢室中。我的父親在我出生十天就故去了。使我一生沒有經驗過着有父親的滋味，自然也沒享受到父愛。

唐山交通大學的招考新生在各大學之後。我們投考是在北京的李閣老胡同北平交通大學內。在我們入考場時，就已經知道全部被工業大學所錄取，當時的心情並不緊張，可是第一天考完了上午後，回來大家就洩氣了，因爲投考的人太多，那時唐山交通大學招考新生的試場在上海、廣州、漢口、北京四處，同時考試，只招取正生四十名，備取生五名，當天李閣老胡同就有考生一千多名，沒有搖鈴入場前，滿院都是應考生。第一場是數學，十四道題，我們十一人，只有我答了十一題半就搖鈴了。一想那麼多人，還有上海、廣州、漢口的起碼也有五千人，全部題目作對，也不一定會被錄取，何況只答了一部份。但是還好，堅持到底的，全部都考完了，因爲不考也沒有事可作！考完了大家一商量，五個人去北洋，六個人去工業

，他的名字我忘了，因爲他教的化學太好了，不但講解清楚，教室內以實驗助講，引人興趣，我們一齊叫他「配比高」。可是見面就不敢有一點不恭敬，只是叫他「老師」。我還記得那時北平有個工業大學，在西城西直門附近，我們十一個人投考沒有一個落榜，而且都是名列前茅，回想起來，我們真是感激「配比高」。不用說，我們十一人都是對化學有濃厚的興趣的。只有一點，我們對交通有了不解的關係，好像交通大學是扶輪大學一樣。所以我們十一人決定還要考交通大學。更有一點值得提的是扶輪中學距離北洋大學很近。只有一條新開河隔開，星期日我們同學常常信步就到北洋大學玩，尤其是春天，北洋大學附近有桃花林，我們每年都不會失去這個機會，去桃林中賞花。帶了些糖果麵包，就在桃花樹下，過了愉快的一天。因此我們對北洋也發生了關係。我還記得北洋大學的校門上有兩條大金龍中間五個大字「北洋大學堂」。校門前用小樹作的北洋英文的名字，是非常別緻的。那時候對北洋還有一個奇怪而引人之處，是除了吃飯一切都是公家的，連教科書都是學校借給

大學。我還記得在前門外一條龍飯館，大家一張桌子吃了一頓涮羊肉鍋子後就散了夥了。我回到家去向母親和伯父報告考取了北洋大學，伯父和母親也不懂北洋大學是什麼樣，土木科又是做什麼事，好在開學還有一個多月，正好玩一玩。

沒有半個月，叔父由朝陽縣城回來，在伯父屋裏坐着，叫我去。我一進屋向叔父行禮後，叔父遞給我一個大信封說，太好了，你已經考取了交通大學，我跟你伯父說，這學校非去不可，這個學校可說是首屈一指！當時叔父是在京奉鐵路任警務第五總段長，他對鐵路工程師是非常欽慕的，那時叔父正派員陪同梁徐兩工程師測量錦朝支線。叔父說錦朝鐵路那梁工程師，徐工程師都很有本事，南嶺隧道打通後，不差一寸，太不容易了！我雖然那時沒有學測量，但是叔父說隧道兩頭相對開鑿，不差一寸，就是本事大，也爲我考上交通大學而慶幸。當我拿着學校錄取通知，離開伯父屋後，我就跳着見了我的媽媽。媽媽很驚訝的問「什麼這麼高興」？我抑止不住情緒的說，「我是工程師了！我考取了交通大學！叔父最欽佩梁工程師，再過六年，叔父就最欽佩我了！」媽媽欣賞我的高興，也就非常的高興。

當我到了唐校報到以後，我才曉得我們十一人，只有我一人錄取，我的榜列名次是第二十五名，我們錄取的全班四十五人中，只有兩個人數學及格，我的數學分數是四十四分。差不多一百人中錄取一人，比

起現在大專聯考三人錄取二人，難得多了！我在中學同班中，畢業名次是第七名，但是這一次入學考試，只錄取我一人，我證實了兩件事，第一件是讀書要真實，不要只求取分數，分數高不一定功課真實。第二件是考試有幸有不幸，入學考試的確有幾分運氣在內。我也感謝我的伯父，北洋大學學費很輕，而唐山學費比北洋多了兩三倍，居然伯父信了叔父的話，允許我進入交大就讀。當我進入了交大以後，我所遇見的工程師，幾乎都是唐山校友，我愈相信進入唐山，是個正確的選擇。

贈以秋

曾潤琛

巧遇良辰合 逢君花甲時 親朋同對酒
佳會好題詩 四紀朱顏改 雙螺綠鬢絲
甘辛難歷數 鄉夢付諸兒

登古寧頭當晚返台北

登高臨海北風寒 淡抹雲山隔浪看
烟水茫茫披霧影 漁船點點想絲竿
廿年駒隙浮生短 十里天涯一望難
日暮又隨燈火闌 人喧氣暖對杯盤

墊 戲 與 班 底

王 沈

平劇中有所謂墊戲，是正戲之間，臨時加入的一齣小戲。通常在某一演員，同時上演前後兩齣，化粧不及，為避免冷場，而臨時加入的。平劇中的「逛燈」、「拾金」，常常作為墊戲，取其能長能短，只要演員扮好，墊戲即刻下場。

戲劇界有所謂「班底」，就是劇團的基本演員。名角常應邀參加某一劇團，亦常會退出。而「班底」則為劇團幹部，很少見異思遷；雖然演技不如名角，可是與主角配演時，必須能稱職，做到綠葉扶持的任務。其佼佼者，被譽為「硬裏子」，一樣具有聲名，為觀眾所歡迎。

十一月十七日，中華學術院崑曲研究所在臺北實踐堂，作第一次彩唱公演，以祝賀該所蔣理事長復聰七旬華誕。所長夏煥新教授，辛勤籌備，邀得名家張平堂、李景嵐先生演「花蕩」，梅瑞芳、張元和女士演「遊園」，何文基女士、毓子山先生演「卸甲封王」，方英達、張元和女士演長生殿「小宴」。一時之盛，奠定了崑曲在臺復興的基礎。

是晚封王一齣中，飾李白的田士林先生，須於下齣小宴中飾高力士，上下場緊接，來不及改扮。提調

(上接第25頁)

十多層樓那末高，當天會買了兩張新出的太空人明信片寄回家，想必收到吧。那天住在主日學校宿舍裡，床好軟，整個人陷下去，翻身都不易。早晚餐都在教堂吃，晚餐後還有各種集會，真是玩得够忙的，參與晚會的還有許多美國學生，他們都很活潑（像媽溫州話說的「雀躍兮」）說說笑笑，唱唱跳跳，不像我們中國學生那麼拘謹。

廿八日去看橘子園，萬綠叢中帶紅點，一望無際，車開二十多分鐘，才到橘園盡頭，園裡正在採摘橘子，除採摘是人工之外，從分別大小到裝釘成箱，都是自動化的機器作的。弗洛里德供應的橘子佔全美百分之九十八，其產量之大可想而知了。

依預定的遊程還有四天，要到一月二日才回到學校。在旅途中沒有看到家信，真不是滋味。在 Tallahassee 想念臺灣，在這兒又想 Tallahassee，我想那邊一定有爸媽的來信。敬祝安康。

女珞叩上 五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
於 Orlando

焦承允先生要我臨時清唱「三醉」兩段，以作墊戲，俾有十分鐘間隔，可使田先生改扮完畢。我欣然承諾，完成了任務。是晚本來感冒，嗓音失潤，觀眾捧場，仍給我相當多的掌聲。

臺下有位熱愛戲劇的觀眾，適坐在盛西清校長之旁，聽罷點點頭，輕輕問盛：「那位唱三醉的班底是誰？」盛笑答是成大的王教授。又問唱「花蕩」張飛的是誰？是屬大鵬？還是屬陸光？盛又告他，是師大的張教授。

後來盛校長告我，這位先生一定非常懂戲，認張先生是職業演員，一定他的演技，已達到劇團的主角地位了。而對我稱為「班底」，亦認我的唱工，已近似「班底」的「硬裏子」了。

從這兩問，我體會了人生哲理，在任何團體或組織中，都應該像戲劇一樣，要有願唱墊戲的人，俾下一齣能順利的展開，不使脫節。能演主角，固然很好，如力難勝任，情願做配角，——硬裏子的班底——而幫助主角，演好一齣戲，亦同樣可以成功。這項哲理，又何嘗不可適用於政治呢。